

# 如何不在 网上虚度人生

网络是我们活过的痕迹  
你怎样上网，  
就有怎样的人生

轰动全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课程

CNN、《纽约客》《时代周刊》  
《华盛顿邮报》《出版人周刊》纷纷热评



WASTING TIME  
ON THE  
INTERNET

Kenneth Goldsmith



WASTING TIME  
ON THE  
INTERNET

Kenn



WASTING TIME  
ON THE  
INTERNET

Kenneth Goldsmith



STING T  
THE  
INTERNET

Kenneth Goldsmi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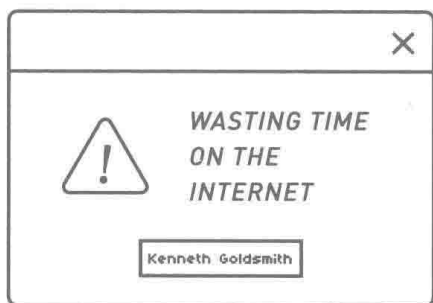
Kenneth Goldsmith

公司  
w.Ltd

asPublishers  
新出版集团

【美】肯尼思·戈德史密斯——著  
刘杨——译

# 如何不在 网上虚度人生



〔美〕肯尼思·戈德史密斯——著

刘畅——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 如何不在网上虚度人生

[美] 肯尼思·戈德史密斯 著  
刘畅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如何不在网上虚度人生 / (美) 肯尼思·戈德史密斯著 ; 刘畅译.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9  
ISBN 978-7-5596-0712-6

I. ①如… II. ①肯… ②刘… III. ①互连网络—影响—社会生活—通俗读物 IV. ① C91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9369号

## WASTING TIME ON THE INTERNET

by Kenneth Goldsmith

Copyright © 2016 by Kenneth Goldsmit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 Perennial, an imprint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7  
by United Sky (Beijing) New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7-5024 号

选题策划 联合天际  
责任编辑 崔保华 管文  
特约编辑 王微  
美术编辑 晓园  
装帧设计 汐和

出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发行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  
印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字数 150 千字  
开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8 印张  
版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5596-0712-6  
定价 39.80 元

未  
UnRead  
—  
思想家



关注未读好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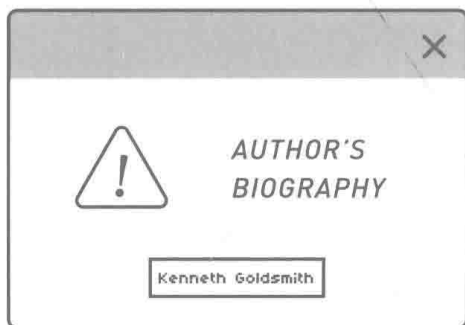
未读 CLUB  
会员服务平台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5243 5752 (010) 6424 3832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  
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肯尼思·戈德史密斯 Kenneth Goldsmith

肯尼思·戈德史密斯 (Kenneth Goldsmith) 美国概念艺术家、网站编辑、网络电台主持，被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 授予“桂冠诗人”称号。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期间，推出了一个名为“在网上浪费时间”的课程，引起美国媒体的轰动。曾编著《我将是你的镜子：安迪·沃霍尔访谈精选》等图书，目前与同为艺术家的妻子及两个儿子生活在纽约。





## 让我们一起“沉迷”网络吧

我在网上浪费着时间。我点开《纽约时报》的首页，看了看最新的头条新闻，发现今天美国与伊朗签署了一项重要的核问题协议。这个通栏标题简直就是在高喊着“载入史册”，所以尽管我并没有一直关注这件事，但我还是点了进去。这个链接把我带到一个嵌着视频的网页中，视频的主要内容是托马斯·弗里德曼请奥巴马解释一下他认为美国从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中获得了哪些益处。我看了一眼视频的时长，三分半钟，我觉得对于听总统发言来说，这并不算长。他讲着，我听着。他继续讲着，我刷着我的Twitter，但仍然在听着。然后我又点回到《纽约时报》的窗口，接着往下看。当视频播放到三分钟左右的时候，我开始思考：我真的是在网上浪费时间吗？这些我无意中瞥见的，可都是很重要的东

西。我实在不明白这有什么好丢人的。这段视频结束后，总统的发言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于是我开始阅读底下那篇弗里德曼针对这一问题写的长文章。我仔仔细细地读了开头的几段，然后快速滑过一些段落，接着又读了一些。我慢慢觉得，这篇文章对我来说太细致了，但我的好奇心已经被激发了起来，虽然我并不打算把这篇文章读完，但我会对这件事在接下来几天中的进展保持关注。我根本是误打误撞地看见了这个话题，然后就被它吊起了胃口。我对这件事的参与程度很高吗？如今看来并不高。但是鉴于以往这类情况的发展趋势，我的兴趣一旦被某个话题提起来，我对它的求知欲就会一发不可收拾。我无法理解这样一个每天都会多次发生的过程有什么不好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过程，我才了解到了更多的信息，更愿意参与其中，甚或还变得聪明了一点儿。

当我浏览完这篇文章以后，又点开了 Facebook，不一会儿，我就看起了滚石乐队的基思·理查兹讲述他如何获得歌曲创作灵感的视频。他说，当他在饭店听见旁边桌子传来的对话时，会直接把听到的都写下来。“给我一张餐巾纸和一支笔，”他笑着说，“一个词组就可能变成一首歌。”这个视频只有短短一分钟，但它里面充满了智慧。真的吗？他的创作过程真的这么简单、这么纯粹吗？听完基思的话，我受到了启发。毕竟，我觉得自己也花了无数的时间在偷听 Facebook 上的对话。那我能根据它们写出一首歌或一首诗吗？

我又回到 Facebook 上，不知不觉中，我又在看一张很棒的黑

白照片，它拍摄于1917年，上面是一艘正在纽约联合广场建造的原尺寸战舰。这张照片很大，而且细节丰富。我点击了这张照片，被带进了另一个网站。我往下翻着，看见一段短小的解释文字，叙述了事情的前后经过，下面还有造船过程中拍摄的更多清晰大图。这实在是太让人着迷了。我最近刚写完一本关于纽约城的书，我很吃惊自己竟然把这艘战舰漏掉了，但是我还是很高兴自己此刻知道了它的存在。我把这个网页标记为书签页，然后继续看别的。

在网上浪费时间是指什么呢？很难说。我没想到竟然无法简单对它下定义。当我漫无目的地在网上点击时，是不是因为没有把这段时间花在工作上而浪费掉了呢？可我已经对着这个屏幕工作了好几个小时，而且说实话，我确实需要休息一下，不去想工作的事情，开一会儿小差。但是，与我们对“在网上浪费时间”的一般认识不同的是，我并没有去看小猫的视频。好吧，也许我看了几段，但我真的对自己偶然点开的话题很感兴趣：总统、摇滚明星以及那艘军舰。当然，我可以不点开它们，但是我最终点开看，是因为我真的感兴趣。我没点开看的東西同样也有很多。

如果你听信了网络专家的话，会觉得我们花整整三个小时看的都是“标题党”文章，也就是那些靠哗众取宠的标题哄你点进去的网页，这与我们在周六早上一坐下来就连看三个小时卡通片其实如出一辙。但事实上，大多数人上网时并不会在同一件事情上花三个小时。相反，我们在这段时间里会干很多事情，其中一



些无关紧要，另一些则意义重大。我们坐在电脑前花的时间，是一段混杂的时间，它反映的是我们的渴望，这与两眼呆滞地坐在电视机前被灌输一些我们其实并不感兴趣的东西恰恰相反。因为电视给我们的选择少之又少。自然而然地，我们就成了“沙发土豆”，而且我们许多人都切实地感到自己在浪费时间，就像我们的父母所斥骂的那样，就要“烂”在电视机前了。

这几天，我在网上读到的一些文章说“现代人不再阅读了”，颇具讽刺意味。当人们听说我在写诗的时候，往往会坦白他们现在什么都不读了。前几天，我在一家银行开户，那位银行职员听说了我现在干的事情后，叹了一口气，承认他最近确实读得比以前少了。我问他有没有 Facebook 账号，他说有。我又问他有没有 Twitter 账号，他说也有。我问他是否收发电子邮件，他说是的，每天都会收发很多封。我告诉他，那事实上他每天都在阅读和写作大量的内容。我们读的和写的东西，比过去 30 多年里还要多，只是读写的方式与过去不同了——我们是在略读、剖析、一扫而过、标记、转发、群发着语言，这些方式现在还未被认可为文学，但是随着一大批作者开始使用来自网络的原材料构建起他们的作品，这种新的读写内容成为文学的一部分是迟早的事。

我经常读到一种说法：在电子屏幕时代，我们已经失去了全神贯注的能力，变得很容易分心，无法聚精会神。但是环顾四周，我看见的却是人们的眼睛一刻也离不开他们的电子设备，我从来

没见过比这更集中精力、聚精会神、全情投入的状态了。我发现，那些说我们注意力不再集中的人，往往也是最担心电子设备成瘾的人，这实在是很讽刺。同样讽刺的是，我发现我读到的大多数关于人们沉迷上网的文章，本身就来自网络，它们零散地分布在各种网站、博客、Twitter 和 Facebook 主页上。

在此类博客里，我读到了互联网如何让我们变得不善交际，以及我们如何失去了与人交流的能力。但是每当我看见人们使用电子设备时，都会发现他们在互相沟通：发信息、聊语音、在线聊天。所以我难免感到困惑，这怎么就成了“不善交际”了？一段被割裂成许多短句和表情包的对话，仍属于同一段对话。看看那些正在你来我往、热火朝天地用短信聊天的人，他们脸上充满了普通人类的情绪表达——期待、大笑、感动。批评者声称，仅仅是拥有电子产品这一行为本身，就阻碍了我们的交流，而治疗技术成瘾的最佳解药，则是回归最传统的、面对面的谈话方式。这些人说：“我们需要重新发挥交谈的作用。对于数字时代冷漠的人际关系来说，这就是所谓的‘倾诉疗法’。”但是这种看法似乎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智能手机在本质上依然是一种电话，它们都是能够实现人与人之间双向沟通的工具，且这种对话充满了情绪丰富的语音韵律与温存。难道在电话发明 140 余年之后的今天，人们在电话里的对话依然被看作一种缺乏“亲密感”的交流吗？并且由于以技术为媒介而被轻视吗？

抛开这些，生活中依然有很多聚精会神、全身心投入、面对面的交流与倾听。比如，在我参加的许多大型会议、讲座和读书会上，很多观众会仔细倾听演讲者说的每一个字。再比如，我和我的心理医生之间的谈话，就是一场仅存在于两人之间的交流。尽管过去的几十年里发生了多次技术革命，但是人们对话的基调与强度从未发生改变。当一个学生在我的办公时间来找我时，即便他一如既往地依赖手机，但还是能在没有任何电子设备的情况下与我进行深入的交谈。就算是我那沉迷社交媒体的17岁的儿子，也会在每晚睡觉前提出和我在他黑洞洞的房间里“再聊几句”，这个习惯从他儿时起一直保持到现在。无论我们多喜欢手机上的小应用，彼此都不愿放弃这项例行活动。尽管还有许多可怕的预言，声称“人们正在丧失对话能力”，但在我目光所及之处，无论是大街上、餐厅和咖啡馆里还是课堂上，抑或是排队入场看电影时，人们似乎都没有忘记如何交谈。

如果说电子设备对我们有什么改变，那就是它们增强了我们的社交能力。有时候我们会面对面交流，有时候则是通过电子设备，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将两者进行了结合。在一个酒店大堂里，我看见了两位二十出头、衣着时尚的姑娘，并排坐在一张现代主义风格的沙发上。她们俩面朝同一个方向，肩并着肩、伸直了腿，把脚搁在面前的桌子上。她们都捧着你的手机，沉浸在各自的世界当中。时不时地，她们会把手机拿到中间，与对方分享屏幕

上的内容，然后重新回到各自的领地。当她们在键盘上输入的时候，两人之间也会断断续续地说话，随之而来的是大笑、点头以及指指点点的动作。接着，突然之间，她们把手机放进自己的挎包里，直起身子，面向彼此，开始了一段全情投入的面对面谈话。此时，她们变得充满活力，手舞足蹈，你能够感觉到，那一个个单词都被她们的身体吸收了进去，而这些正是她们表达观点的媒介。这一切太迷人了，几分钟之前她们还在各干各的，现在却完全互动了起来。这种互动又持续了一段时间，然后，仿佛约好的一般，两人又将手伸进包里，拿出手机，恢复到之前的姿势，再一次肩并肩、伸直腿。她们现在已经不再是彼此对话了，而是与某个不在场的人交流着。电子设备也许改变了我们，但若是说它们剥夺了我们的人性，那就大错特错了。

人们都说，互联网让我们变得肤浅了。我们只是在浏览，而非阅读。我们已经丧失了沉浸在某件事情当中的能力。这种说法既对也不对。我们会浏览和略读一些特定的内容，但对于另一些内容则会仔细精读。我们常常会把一些深度报道保存起来，等到离线的时候再拿出来读，也许是在下班乘班车回家的路上。那种批评的观点是假定我们所有人使用电子设备的方式都一模一样。但当我在地铁上从那些看电子设备入了迷的人背后看过去，发现很多人都在用手机读书、看报，虽然也有很多人在玩《糖果粉碎传奇》。有时，一个人会先看几眼报纸，再玩游戏。我最近看到过

许多博客文章，都不遗余力地用照片记录人们在地铁上阅读纸质书的样子。其中一个摄影师用充满怀旧的语气表示，他想要捕捉一个渐行渐远的时刻，因为此时此刻“书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毫无生气的 iPad 和 Kindle 电子书”。但这个结论下得太草率了，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简直像是单凭一本书的封面就判断它好不好一样。谁知道那些人正在读什么呢。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在用电子设备读书时，总会想当然地认为他读的是垃圾读物。有时确实是这样，但有时并非如此。昨天晚上当我走进客厅，我的妻子正对着她的 iPad 目不转睛，读着一本电子书：《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一个美国奴隶的生平叙事》。几个小时以后，我都要上床睡觉了，她还保持着同样的姿势一动不动，牢牢地被她 21 世纪的电子设备里那本 171 年前的传记所吸引。当我跟她说晚安的时候，她甚至连眼皮儿都没抬一下。

而且，尽管那些评论三番五次地告诫我们，人类大脑的运作方式已经改变了，但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完全没有好处。每一种新的媒介，都会促使人们改变思考方式。如果在这场数字革命中，我们还像以前读书、看电视时那样使用大脑，那将多么奇怪呀！人们对互联网的抵触其实并不令人意外：自从有了媒介，“文化反动派”就一直呼吁要维持当下的状况。马歇尔·麦克卢汉<sup>1</sup>说道：

---

1 马歇尔·麦克卢汉 (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 20 世纪原创媒介理论家。——译者注

“靠已有的知识和常规的智慧得到的利益，总是被新媒介超越和吞没……凡是习惯了传统媒介的人——无论他们习惯的是哪些媒介，都会把新型的媒介纳入‘伪’媒介的范畴，研究媒介的学者很快就对此见惯不惊、料想得到了。”<sup>1</sup>”

有人告诉我，孩子们陷入了巨大的危险：过度沉迷于电脑会导致我们的下一代混淆现实世界与假象。但在现实生活中，我自己都不确定是否分得清“真实”和“虚假”。我在 Facebook 上的生活，怎么就比我的现实生活更“不真实”呢？事实上，很多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事，都来源于 Facebook 动态——工作机会、聚餐邀请，甚至是吃饭时讨论的话题，也都常常来自我在 Facebook 上看到的内容。况且，不少与我共进晚餐的朋友，很可能正是通过社交网络结识的。

我读到的文章说，一直对着电脑屏幕，会让孩子们变得不善交际、沉默寡言，但是我的两个孩子坐在屏幕前时，他们总使我想起那两个坐在沙发上“时进时出”的姑娘，她们熟练地在现实和网络空间之间来去自如。而当他们，比方说，玩游戏的时候，也能相处得十分美妙，各自沉浸在屏幕上发生的一切中的同时，保持着相互之间的高度敏感，不会忽略对方的任何一个肢体动作和表情。电子游戏在他们全身激起阵阵涟漪：他们的脚往空中踹，

---

1 此处采用《理解媒介》（译林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中何道宽的译文。——译者注

因为喜悦而跳起来，或者因生气而尖叫。我很难理解，这到底为什么会被看作是彼此失去了联系。当他们从屏幕中回到现实，才更麻烦：抢食物，为抢占车里的座位而吵架。而且，老实讲，过一段时间后他们就会厌倦屏幕，要是整个周日上午都沉迷在电子屏幕中的话，他们肯定会求我带他们去公园扔橄榄球或骑自行车。



周五的晚上，我十几岁的儿子邀请了一帮伙伴来家里玩，有男孩儿也有女孩儿。他们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大致上分成男女两堆，都聚精会神地看着他们的手机。电视机旁边，几个孩子正在玩电子游戏，此起彼伏的叫喊声成为整个夜晚的背景音乐。而在沙发上的孩子们，在情感上和生理位置上都彼此更加紧密，用身体组成了一个人体链条，肩并着肩依偎着。一些女孩儿靠在另一些女孩儿身上，把对方当成了枕头。男孩儿们也会有肢体接触，但是方式不同：时不时地伸出手碰一下拳头，或者在空中击个掌。有一对小情侣，缩成一团坐在沙发中央，互相依偎着，两个身体也互相支撑着。

在这群孩子中洋溢着一种振奋人心的青少年的活力。他们虽然身处于集体活动中，但是却各自保持着独立的状态。在很长一

段时间里他们都很安静，唯一从人群中偶尔发出的声响，来自他们的电子设备——乒乒乓乓、叮叮咚咚，还有 YouTube 上的音乐。人群里不断地发出爆笑，刚开始是一个人笑，很快就如同野火燎原般传遍了整个小集体。当他们把自己的电子设备拿给别人看时，我听到他们说：“你看过这个吗？”然后是尖叫，“哦，天哪！”笑声再一次传开，很快又止住了。然后，他们重新投入到专注的沉默中去。忽然，沙发上的一个孩子笑骂道：“你这个白痴！怎么给我发这种东西。”就在这时我意识到，当他们在网上给别人发短信、更新动态的同时，这种在电子设备上进行的交流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就发生在这些同坐在一张沙发上的孩子之间。

他们一张接一张地自拍或者互拍。有些孩子在拍摄视频，指挥他们的朋友在镜头前做鬼脸，说些出格的话或招手示意。然后，一切又回到电子产品中，他们把照片上传到社交媒体上与周围的人分享，一大堆网址链接涌现出来——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分钟以内。女孩们突然尖叫道：“我看起来可真丑！”“你照得真漂亮！”“这张咱们得重新照。”我听见有人说：“那一段太搞笑了！咱们再看一遍吧。”他们凑在一起，数着收到的“赞”和“喜欢”，读着房间里的人和别处的人发来的即时评论。这种场景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既是沟通，也是一种创造力的体现。他们在给每一张照片加上滤镜并发布到网上的时候，脑海里都预设出公众的反应。他们对自己的照片和创意都很兴奋。这



难道不对吗？自出生之前，我孩子们的生活中就已经充斥着他们自己的影像，从最初那些模模糊糊的子宫 B 超图像，到现在他们钉在房间墙上的照片。从那时起，相机就不断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从一开始那种笨重的数码相机，到现在的智能手机，我们的镜头记录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我们从不会只拿着一张他们的照片来看，而是一张接着一张地滑过去，如果内存卡满了就转存到电脑里，一张都不必删掉。如今，当我打开我的手机相册，给孩子们看他们的婴儿照时，整个相册看起来就像安迪·沃霍尔的作品，因为我们是每秒为单位来记录他们的生活，以至于差别甚微的照片会反复出现。很显然，这种情况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在这个领域可没有什么前车之鉴。他们一边前进，一边建立秩序。但无论如何，这一晚发生的事情都不可能是反社会或是不善交流的表现。他们“脑洞”大开，疯狂投入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当中。他们彼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行着高强度的互动，只不过对我来说这种方式很陌生。我努力地想要弄清楚这种行为到底有什么不好。我看到的文章说，痴迷于屏幕已经对孩子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是在孩子的世界里，与其说这是一种痴迷，倒不如说是一种必要行为。在孩子们的生活中，许多重要的事情都是通过电子设备接收的。从网上作业到研究报告的提示，再到足球训练的时间，孩子们通过电子设备接收到各种信息（而且，我刚才说过，我的孩子们既热爱电子屏幕也热爱橄榄）。